

N 南腔北调
anqiangbeidiao

早知道

□杨德振

有个故事,讲的是一个人在饮食店里连吃了八个肉包子,还觉得饿,接着又吃了第九个包子,之后打了一个饱嗝,喃喃自语:“早知道第九个包子一吃就饱,就直接吃第九个了,省了前八个的钱……”这看似笑话,实则是生活中喜欢把“早知道”挂在嘴边的人的“翻版”。

有人做错了事,总以“早知道”来遮掩:“早知道这个结果,当初就不该行动。”有人在与人打交道或发生矛盾时,总以“早知道”来撇清关系:“早知道他是这样的人,不与他往就好。”还有人在人生中遇到挫折和困难时,总以“早知道”来自圆其说,自以为解脱,自我安慰,甚至把一切不如意、一切失败都归咎为没有“早知道”,从来不主动查找自身原因和带来失败的成因,掩盖自己行动

上的执行力和动力不足,或学养、能力有限,不去反思和调整人生的态度和方法,反复陷入“早知道”的自我安慰泥淖之中,总在埋怨时运不济。

其实,世上哪有那么多“早知道”?如果能让你“早知道”了,这个世界还有什么神秘可言?正因为我们任何人都处在一个不确定的环境和多种因素当中,才使这个世界变得五彩缤纷,每一个人的人生变得各具特色;如果都“早知道”,世界上就没有经验与教训的区别了。

用“早知道”开玩笑可以,就像上面那个吃包子的人,权当风趣一回。但绝不能总是拿“早知道”作为失败的“挡箭牌”,更不能用来作为事业懈怠、人生偷懒、追求停滞的托词与借口。无论是“早知道”还是“迟知道”,生活不

是按我们的意志和托词去呈现的,是在顺境与逆境、苦难与辉煌、挫折与平顺等情境中反复交替、时起时伏走过的。人生本就没有那么多“早知道”,有些“早知道”其实是建立在前人的经验教训上的。

聚焦“早知道”不如切实“早行动”。成功的一个关键要素是实打实地早行动,并在行动中努力修正调整不切实际的想法、做法,避开各种差错和陷阱,严防各种重大失误。要想人生无怨无悔,就不要出现那么多“早知道”的借口,“早知道”一多,颓废就多,就会怨天尤人,把失败归咎于客观因素,不反思自己的不足,就会为下一次失败埋下“伏笔”,从而把进取与追求的意志力与行动力“晾”在一边,实在是糊涂之举!



Z 哲理小品
helixiaopin

不能奔跑那就永不停息

□程刚

爱尔兰著名作家克里斯蒂·布朗一生下来就患有瘫痪症,既不能开口说话,全身上下也只有左脚可以动弹。尽管他耳聪目明,但不能表达自己的想法。为此,他无比痛苦。

一天,他看着四处奔跑玩耍的小伙伴们,悲从中来,放声大哭。

母亲安慰他说:“孩子,小小的甲虫虽然不能奔跑,但会永不停息地爬行,所以它能到达任何地方。你虽然不能走,但你的思想和左脚可以不停地动啊!”

母亲的话使他大受鼓舞,他开始学着用左脚写字。一年后,他学会了写26个英文字母,等到7岁的时候,他已经学会了用左脚绘画,并开始作文和写诗。

9岁那年,他用帮别人挑

腐烂水果挣来的钱买了一台打字机,决定从此靠文学创作来养活自己。

然而,他的文学创作之路并不顺畅。整整12年,他消耗了无数精力和时间用左脚打出来的稿件全都石沉大海。

这期间,他无数次想放弃,可每当想起母亲的那句“不能奔跑那就永不停息”,他便重新燃起希望。

终于,21岁那年,一家出版社看中了他的第一部自传体小说《我的左脚》,首印10万册很快销售一空,他的故事激励了无数身体有残缺的人。

可此后,他的创作再次陷入低谷,但他始终咬牙坚持着。

16年后又出版了另一部小说《生不逢时》,成为国际畅销书,他也成了世界级的励志典范。



请本文作者与编辑联系,以便奉寄稿酬。

下面是一个流亡到台湾的陈先生的回忆,当时回忆的时间是2008年。

时局动荡 老师煽动

那时,我在铜山中学读初中。1948年9月,秋季刚刚开学,学校里表面上还比较平静,但是在教师的影响下,学生的思想已经在发生变化。地下党员积极组织学生团结起来,与学校当局的反动行为进行斗争。不久淮海战役打响,徐州的形势,一方面局兵荒马乱,国民党兵败连连,准备放弃徐州撤退,人心惶惶;一方面从东北、山东来的流亡学生陆续到达、路过徐州,社会非常混乱,使部分学生对前途、命运产生迷茫。

这时,我记得有两位班主任老师,姓氏记不清了,只知道他们都是山东过来的,家庭成分都是地主。山东是革命老区,他们的家庭以及他们对革命斗争和土地改革的态度可能有问题,一个班主任的家里还被镇压了。他们跑出来,对共产党、对解放军不满,在学生中不时作反面宣传,使学生对共产党产生怀疑、惧怕的思想。

随着国民党节节败退,徐州时局愈发紧张,那两个班主任对学生煽动说:“你看北面的学生都过来了,南下流亡,他们不但书没法读,肯定生命没有保障。咱们留下来,共产党来了没有什么好处,还是跑吧,到哪都有接待站,都有吃的住的,靠上部队就更好。等共产党走了,我们再回来。”并说跑出去后,一路上由他们带领。

一个人和一个时代

□耿立编著

借来盘缠 挥手泪别

在那种形势下,不少人思想动摇了,反正流亡学生那么多,一些人思想在斗争、矛盾着,我们毕竟没有离开过家,天又冷了,在外面怎么过冬呢?有些学生受那班主任影响深,准备集体结伙走。再说跟着老师走,不会有什困难。这样,你劝我,我拉你,一些学生就同意走了。有的学生自己愿意走,但家里不同意,或者没有弄到盘缠,就没有走成。

我的几个要好同学准备走,鼓励我也结伴走,我就答应了。我的家在徐州西北乡,来不及回家同父母商议,就找到在徐州做生意的舅舅。舅舅翻箱给我找了两块银元,带在身上。流亡几个月,在台湾几十年,这两块银元我决然舍不得花,一直带在身边。九十年代我又把它带回到徐州。

根据老师说的时间、地点,我们跟老师到了车站,没有票,我们只有爬货车,挤在空车厢里满满的。有些没有走的同学还



到车站送我们,车开动了,许多人挥手告别。亲历生离死别,不觉得潸然泪下。

我回首看看,发现这节车上,有我们初中三个班,一个班大约有二三十人,共有百余人,男生多些,女生比较少。

谢孔宾他们到了南京,住在夫子庙无所事事,逛街观光、吃香蕉、看电影。不久,刘口临中也迁来南京住大行宫,这时谢孔宾又回到了母校,有了两个学籍,吃住在大行宫,到夫子庙海岱中学领伙食费,有钱了买一件雪白的小翻领衬衫、一条草绿色西式短裤、一双棕色回力球鞋,空前阔绰,浑身上下焕然一新。某同学的发蜡抠一点抹在头上,认真地梳理发型,着实潇洒起来,连南京那些秀美的女中学生也不时投来爱慕的眼光。

一个多月过去了,秋意渐深,刘口临中又迁往镇江的新丰镇小车站的北边十里路远的东彪村、西彪村。他们班住在东彪

村一家祠堂里,不知哪个调皮同学搞恶作剧,把人家的神主楼给掀翻了,摔碎了。是可忍孰不可忍!当地村民要打学生,慈祥的校长老泪纵横地一再向老百姓赔礼道歉,才算平息下来。

当时南京还发生一件事,报纸上也刊载了。那是1948年9月19日晚上9点半,南京下关朱雀路的明星大戏院被来自河南的流亡学生捣毁,明星大戏院的座椅毁了200多张。门面玻璃和卖票的房子也被砸,一片狼藉。

那天晚上9点的时候,因是周末,一群河南的流亡学生到明星大戏院,想免费看戏,当时戏院答应这些学生排好队,按顺序进入。但等学生排好队,戏院却说,因看戏的人太多,戏院里面太拥挤,再无法接纳这群学生入场看戏了。

这时,这些流亡学生纷纷喊“闯进去!”“闯进去!”戏院的大铁门已经关上了,但前面已经有3个学生冲了过去,后面的学生也跟

着往里冲,当时在戏院大院内,除集中了戏院十多名前台职员外,还有十多名宪兵警察也参与到了防止学生冲入戏院的防守之中。

10多分钟后,流亡的学生多达300多人,大家一起冲,戏院的铁门逐渐被学生推倒,流亡学生一哄而入,对着戏院开始打砸,见物就毁,还将座椅的凳腿拆下来作为武器。

戏院内的观众四处躲避,不少老弱妇孺当场被吓哭。在戏院内维持秩序的宪警,并没有及时对流亡学生的行为进行武力制止。

20多分钟后,戏院一片狼藉,这些流亡学生才退出,他们说,“我们连家都没有了,现在连饭也没有吃的了,政府不把我们当人,那大家就都不要好过,大不了把我打死算了!”

戏院也损失惨重,那些戏院内的武生也放话,“他们不让我们吃饭,我们也流亡了,和他们拼了,谁怕谁!”

1949年初,学校继续南迁,最后来到浙江钱塘江东边萧山县城西东岳庙。庙宇之大,前所未见,从山脚的运河岸边直通山顶,分别东西两廊,鳞次栉比,其神位不计其数,山顶是大殿神塑,威仪肃穆。每年的春季,是当地百姓朝圣进香还愿的高峰期,每家还愿都肩挑手提上百斤的蜡烛。一路上,每廊神前都燃上蜡烛点着香磕头再拜,一家接一家,络绎不绝,学生们也紧随其后抢收残烛。每个学生都有十斤二十斤的收入,干什么用呢?“赌博”,以蜡烛为赌注。